



史記卷第四十三

趙世家十三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爲帝太戊御其後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惡來事紂爲周所殺其後爲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爲趙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爲宅皐狼皐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幸於周繆王造父取驥之乘匹與桃林盜驪驥驅騶耳獻之繆王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反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賜造父以趙城由此爲趙氏自造父已下

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宣王時伐戎爲御及千畝戰
奄父脫宣王奄父生叔帶叔帶之時周幽王無道去
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趙氏于晉國自叔帶以下趙
宗益興五世而生趙夙趙夙晉獻公之十六年伐霍
魏耿而趙夙爲將伐霍霍公求犇齊晉大旱卜之曰
霍太山爲祟使趙夙召霍君於齊復之以奉霍太山
之祀晉復穰晉獻公賜趙夙耿夙生共孟當魯閔公
之元年也共孟生趙衰字子餘趙衰卜事晉獻公及
諸公子莫吉卜事公子重耳吉卽事重耳重耳以驪
姬之亂亡奔翟趙衰從翟伐廡咎如得二女翟以其

少女妻重耳長女妻趙衰而生盾初重耳在晉時趙
衰妻亦生趙同趙括趙嬰齊趙衰從重耳出亡凡十
九年得反國重耳爲晉文公趙衰爲原大夫居原任
國政文公所以反國及霸多趙衰計策語在晉事中
趙衰旣反晉晉之妻固要迎翟妻而以其子盾爲適
嗣晉妻三子皆下事之晉襄公之六年而趙衰卒謚
爲成季趙盾伐成季任國政二年而晉襄公卒太子
夷臯年少盾爲國多難欲立襄公弟雍雍時在秦使
使迎之太子母日夜啼泣頓首謂趙盾曰先君何罪
釋其適子而更求君趙盾患之恐其宗與大夫襲誅

之廼遂立太子是爲靈公發兵距所迎襄公弟於秦者靈公旣立趙盾益專國政靈公立十四年益驕趙盾驟諫靈公弗聽及食熊蹯不熟殺宰人持其尸出趙盾見之靈公由此懼欲殺盾盾素仁愛人嘗所食桑下餓人反扞救盾盾以得亡未出境而趙穿弑靈公而立襄公弟黑臀是爲成公趙盾復反任國政君子譏盾爲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賊故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晉景公時而趙盾卒諡爲宣孟子朔嗣趙朔晉景公之三年朔爲晉將下軍救鄭與楚莊王戰河上朔娶晉成公姊爲夫人晉景公之三年大夫

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之曰此夢甚惡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孫趙將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臯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

史記 世家 卷四十三 三
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買不請
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
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
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歿程嬰
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卽女也吾徐歿
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
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卽不滅若無聲
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
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歿孰難
程嬰曰歿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

厚子彊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歿乃二人謀取
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
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
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
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歿與我謀匿趙
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
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
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爲趙氏孤兒良已
歿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
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崇景公

史記世家卷五十三
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
趙氏乎夫自中衍者皆羸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佐
殷帝太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
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
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
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
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
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
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
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

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
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
趙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
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
趙氏之後今趙武旣立爲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
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
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
我爲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爲不成
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爲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
勿絕趙氏復位十一年而晉厲公殺其大夫三郤樂

史記 世家 卷四十三 五
書畏及乃遂弑其君厲公更立襄公曾孫周是爲悼
公晉由此大夫稍彊趙武續趙宗二十七年晉平公
立平公十二年而趙武爲正卿十三年吳延陵季子
使於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趙武子韓宣子魏獻子
之後矣趙武歿諡爲文子文子生景叔景叔之時齊
景公使晏嬰於晉晏嬰與晉叔向語嬰曰齊之政後
卒歸田氏叔向亦曰晉國之政將歸六卿六卿後矣
而吾君不能恤也趙景叔卒生趙鞅是爲簡子趙簡
子在位晉頃公之九年簡子將合諸侯戍于周其明
年入周敬王于周辟弟子朝之故也晉頃公之十二

年六卿以法誅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爲十縣六
卿各令其族爲之大夫晉公室由此益弱後十三年
魯賊臣陽虎來奔趙簡子受賂厚遇之趙簡子疾五
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
曰血脈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
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
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
將霸未老而歿霸者之子且冷而國男女無別公孫
支書而藏之秦讖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
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

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
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
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
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歿又有一羆來我又
射之中羆羆歿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
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
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羸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
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勳適余將以其
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
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

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怒將刃之當道者曰吾欲
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謔吾有所見子
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
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我我何
爲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歿簡子曰是且
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
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
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
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
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

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
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
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
見簡子書藏之府異日姑布子卿見簡子簡子徧召
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爲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
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母
卹母卹至則子卿起曰此真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
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貴自是
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母卹最賢簡子乃告諸子
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

求無所得母卹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母卹曰
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母卹果賢乃
廢太子伯魯而以母卹爲太子後二年晉定公之十
四年范中行作亂明年春簡子謂邯鄲大夫午曰歸
我衛氏五百家吾將置之晉陽午許諾歸而其父兄
不聽倍言趙鞅捕午囚之晉陽乃告邯鄲人曰我私
有誅午也諸君欲誰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反
晉君使籍秦圍邯鄲荀寅范吉射與午善不肯助秦
而謀作亂董安于知之十月范中行氏伐趙鞅鞅奔
晉陽晉人圍之范吉射荀寅仇人魏襄等謀逐荀寅

史記 世家 卷之三
以梁嬰父代之逐吉射以范臯繹代之荀躒言於晉
侯曰君命大臣始亂者死今三臣始亂而獨逐鞅用
刑不均請皆逐之十一月荀櫟韓不佞魏哆奉公命
以伐范中行氏不克范中行氏反伐公公擊之范中
行敗走丁未二子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月
辛未趙鞅入絳盟于公宮其明年知伯文子謂趙鞅
曰范中行雖信爲亂安于發之是安于與謀也晉國
有法始亂者死夫二子已伏罪而安于獨在趙鞅患
之安于曰臣死趙氏定晉國寧吾死晚矣遂自殺趙
氏以告知伯然後趙氏寧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

而執邯鄲午保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畔趙
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
悅大夫請臯簡子曰大夫無罪吾聞千羊之皮不如
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
以憂也簡子由此能附趙邑而懷晉人晉定公十八
年趙簡子圍范中行于朝歌中行文子奔邯鄲明年
衛靈公卒簡子與陽虎送衛太子蒯聩于衛衛不內
居戚晉定公二十一年簡子拔邯鄲中行文子奔栢
人簡子又圍栢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齊趙竟有
邯鄲栢人范中行餘邑入于晉趙名晉卿實專晉權

奉邑侔於諸侯晉定公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爭
長於黃池趙簡子從晉定公卒長吳定公三十七年
卒而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是歲越王勾踐滅吳
晉出公十一年知伯伐鄭趙簡子疾使太子母卹將
而圍鄭知伯醉以酒灌擊母卹母卹羣臣請歿之母
卹曰君所以置母卹爲能忍詢然亦愠知伯知伯歸
因謂簡子使廢母卹簡子不聽母卹由此怨知伯晉
出公十七年簡子卒太子母卹代立是爲襄子趙襄
子元年越圍吳襄子降喪食使楚隆問吳王襄子姊
前爲代王夫人簡子旣葬未除服北登夏屋請代王

使厨人操銅料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
以料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興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
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歿地名之爲摩笄之
山遂以代封魯伯子周爲代成君伯魯者襄子兄故
太子太子蚤歿故封其子襄子立四年知伯與趙韓
魏盡分其范中行故地晉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
卿四卿恐遂共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歿知伯乃立昭
公曾孫驕是爲晉懿公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與
之請地趙趙不與以其圍鄭之辱知伯怒遂率韓魏
攻趙趙襄子懼乃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見

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爲我以是遺趙母卹原過旣至以告襄子襄子齊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母卹余霍泰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于後世且有仇王亦黑龍面而鳥喙鬚麋髭頰大膺大胷脩下而馮左袵界乘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諸貉南伐晉別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羣臣皆有外心禮益慢唯高共不敢失禮襄子懼乃夜

使相張孟同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以三月丙戌三國反滅知氏共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爲上張孟同日晉陽之難唯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惟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氏疆於韓魏遂祠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泰山祠祀其後娶空同氏生五子襄子爲伯魯之不立也不肯立子且必欲傳位與伯魯子代成君成君先歿乃取代成君子浣立爲太子襄子立三十三年卒浣立是爲獻侯獻侯少卽位治中牟襄子弟桓子逐獻侯自立於代一年卒國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

乃共殺其子而復迎立獻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十三年城平邑十五年獻侯卒子烈侯籍立烈侯元年魏文侯伐中山使太子擊守之六年魏韓趙皆相立爲諸侯追尊獻子爲獻侯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畚吾君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畚

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適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說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爲師荀欣爲中尉徐越爲內史賜相國衣二襲九年烈侯卒弟武公立武公十三年卒趙復立烈侯太子章是爲敬侯是歲魏文侯卒敬侯元年武公子朝作亂不克出奔魏趙始都邯鄲二年敗齊于靈丘三年救魏于廩丘大敗齊人四年魏敗我兔

史記 世家 卷四十三
臺築剛平以侵衛五年齊魏爲衛攻趙取我剛平六年借兵於楚伐魏取棘蒲八年拔魏黃城九年代齊齊伐燕趙救燕十年與中山戰于房子十一年魏韓趙共滅晉分其地伐中山又戰於中人十二年敬侯卒子成侯種立成侯元年公子勝與成侯爭立爲亂二年六月雨雪三年大戊午爲相伐衛取鄉邑七十三年衛敗我藺四年與秦戰高安敗之五年伐齊于鄆魏敗我懷攻鄭敗之以與韓韓與我長子六年中山築長城伐魏敗涿澤圍魏惠王七年侵齊至長城與韓攻周八年與韓分周以爲兩九年與齊戰阿下十

年攻衛取甄十一年秦攻魏趙救之石阿十二年秦攻魏少梁趙救之十三年秦獻公使庶長國伐魏少梁虜其太子座魏敗我澮取皮牢成侯與韓昭侯遇上黨十四年與韓攻秦十五年助魏攻齊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十七年成侯與魏惠王遇葛孽十九年與齊宋會平陸與燕會阿二十年魏獻榮椽因以爲檀臺二十一年魏圍我邯鄲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鄲齊亦敗魏於桂陵二十四年魏歸我邯鄲與魏盟漳水上秦攻我藺二十五年成侯卒公子緤與太子肅侯爭立緤敗亡奔韓肅侯元年奪

史記 世家 卷四十三 三
晉君端氏徙處屯留二年與魏惠王遇於陰晉三年
公子范襲邯鄲不勝而歿四年朝天子六年攻齊拔
高唐七年公子刻攻魏首垣十一年秦孝公使商君
伐魏虜其將公子卬趙伐魏十二年秦孝公卒商君
歿十五年起壽陵魏惠王卒十六年肅侯游大陵出
於鹿門大戊午扣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
食肅侯下車謝十七年圍魏黃不克築長城十八年
齊魏伐我我決河水灌之兵去二十二年張儀相秦
趙疵與秦戰敗秦殺疵河西取我蘭離石二十三年
韓舉與齊魏戰歿于桑丘二十四年肅侯卒秦楚燕

齊魏出銳師各萬人來會葬子武靈王立武靈王元
年陽文君趙豹相梁襄王與太子嗣韓宣王與太子
倉來朝信宮武靈王少未能聽政博聞師三人左右
司過三人及聽政先問先王貴臣肥義加其秩國三
老年八十月致其禮三年城鄆四年與韓會于區鼠
五年娶韓女爲夫人八年韓擊秦不勝而去五國相
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已曰君
九年與韓魏共擊秦秦敗我斬首八萬級齊敗我觀
澤十年秦取我西都及中陽齊破燕燕相子之爲君
君反爲臣十一年王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爲燕王使

樂池送之十三年秦拔我藺虜將軍趙莊楚魏王來過邯鄲十四年趙何攻魏十六年秦惠王卒王遊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羸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羸孟姚也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爲惠后十七年王出九門爲野臺以望齊中山之境十八年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絕臚而歿趙王使代相趙固迎公子稷於燕送歸立爲秦王是爲昭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王北略中山之地至

於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障滏之險立長城又取藺郭狼敗林人於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彊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羣臣皆不欲於是肥義侍王曰簡襄王之烈計胡翟之利爲人臣者寵有孝悌長幼順明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跡開於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爲敵弱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母盡百姓

之勞而序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
有獨智之慮者任驚民之怨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
百姓而世必議寡人奈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
行無名王既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
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者舜舞
有苗禹袒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務以論德而約
功也愚者闇成事智者覩未形則王何疑焉王曰吾
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智者哀焉
愚者所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
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

矣使王緹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
服之家聽於親而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
親臣不逆君兄弟之通義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
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爲本從政有
經令行爲上明德先論於賤而行政先信於貴今胡
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
事成功立然後善也今寡人恐叔之逆從政之經以
輔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
名不累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緹謁之
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

臣不佞寢疾未能趨走以滋進也王命之臣敢對因竭其愚忠曰臣聞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怫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使使者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翦髮文身錯

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却冠秫紬大吳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況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聖賢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於已而不非者公焉而衆求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故

寡人無舟楫之用夾水居之民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疆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鄆微社稷之神靈則鄆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鄆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聞臣之臯也今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

志臣敢不聽命乎再拜稽首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也趙文趙造周祢趙俊皆諫止王毋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處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且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之禮夫進

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二十一年攻中山趙裒爲右軍許鈞爲左軍公子章爲中軍王并將之牛翦將車騎趙希并將胡代趙與之陘合軍曲陽攻取丹丘華陽鴟之塞王軍取鄗石邑封龍東

垣中山獻四邑和王許之罷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五年惠后卒使周祢胡服傅王子何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宮傅國立王子何以爲王王廟見禮畢出臨朝大夫悉爲臣肥義爲相國并傅王是爲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爲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

史記 世家 卷五十三
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之爲人也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起靈壽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爲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起一出身徼幸夫小人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

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愛萬物而智者備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爲國子奚不稱疾母出傳政於公子成母爲怨府母爲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母變而度母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諺曰歿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

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爲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爲暴矯令爲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爲也禍且逮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饑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窺羣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僂

然也反北面爲臣詘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公子章卽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卽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爲相號安平君李兌爲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斝而食之三月餘

而餓歿沙丘宮主父定歿乃發喪赴諸侯是時王少
成兌專政畏誅故圍主父主父初以長子章爲太子
後得吳娃愛之爲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
而立何爲王吳娃歿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
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歿爲天下笑豈不痛乎主
父歿惠文王立立五年與燕鄭易八年城南行唐九
年趙梁將與齊合軍攻韓至魯關下及十年秦自置
爲西帝十一年董叔與魏氏伐宋得河陽於魏秦取
梗陽十二年趙梁將攻齊十三年韓徐爲將攻齊公
主歿十四年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丘

與秦會中陽十五年燕昭王來見趙與韓魏秦共擊
齊齊王敗走燕獨深入取臨菑十六年秦復與趙數
擊齊齊人患之蘇厲爲齊遺趙王書曰臣聞古之賢
君其德行非布於海內也教順非洽於民人也祭祀
時享非數常於鬼神也甘露降時雨至年穀豐熟民
不疾疫衆人善之然而賢主圖之今足下之賢行功
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
國以疆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齊乎物之甚
者賢主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亡韓而吞二周
故以齊餒天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

史記 卷之三
下畏已也故出質以爲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
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而實伐空韓臣以秦計爲必
出於此夫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亾
今齊久伐而韓必亡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亡韓
秦獨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
之獲利孰與秦多說士之計曰韓亡三川魏亡晉國
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盡齊之北地去沙丘鉅鹿
歛三百里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王之河山
間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近捍關至於榆中者千
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羊腸之西勾注之南

非王有已踰勾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
代馬胡犬不東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
有已王久伐齊從彊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孰
慮之且齊之所以伐者以事王也天下屬行以謀王
也燕秦之約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國三分王之地齊
倍五國之約而殉王之患西兵以禁彊秦秦廢帝請
服反高平根柔於魏反罃分先俞於趙齊之事王宜
爲上佼而今乃抵臯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
必也願王孰計之也今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
王爲義齊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

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於是趙乃輟謝秦不擊齊王與燕王遇廉頗將攻齊昔陽取之十七年樂毅將趙師攻魏伯陽而秦怨趙不與已擊齊伐趙拔我兩城十八年秦拔我石城王再之衛東陽決河水伐魏氏大潦漳水出魏冉來相趙十九年秦敗我二城趙與魏伯陽趙奢將攻齊麥丘取之二十年廉頗將攻齊王與秦昭王遇西河外二十一年趙徙漳水武平西二十二年大疫置公子丹爲太子二十三年樓昌將攻魏幾不能取十二月廉頗將攻幾取之二十四年廉頗將攻魏房子

拔之因城而還又攻安陽取之二十五年燕周將攻昌城高唐取之與魏共擊秦秦將白起破我華陽得一將軍二十六年取東胡歐代地二十七年徙漳水武平南封趙豹爲平陽君河水出大潦二十八年藺相如伐齊至平邑罷城北九門大城燕將成安君公孫操弒其王二十九年秦韓相攻而圍關與趙使趙奢將擊秦大破秦軍關與下賜號爲馬服君三十三年惠文王卒太子丹立是爲孝成王孝成王元年秦伐我拔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

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間者殊不欲食乃彊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

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主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

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今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爲愛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持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於予乎齊安平君田單將趙師而攻燕中陽拔之又攻韓注人拔之二年惠文后卒田單爲相四年王夢衣偏褰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山明日王

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褰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黨守馮亭使者至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民皆安爲趙不欲爲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聽王所以賜吏民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之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德何謂無故乎對曰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爲坐而受上黨之地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彊大不能得之於

史記 世家 卷四十三
小弱小弱顧能得之於彊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且夫秦以牛田之水通糧蠶食上乘倍戰者裂上國之地其政行不可與爲難必勿受也王曰今發百萬之軍而攻踰年歷歲未得一城也今以城市七幣吾國此大利也趙豹出王召平原君與趙告之對曰發百萬之軍而攻踰歲未得一城城市邑十七此大利不可失也王曰善乃令趙地告馮亭曰敝國使者臣勝敝國君使勝致命以萬戶都三封太守千戶都三封縣令皆世世爲侯吏民皆益爵三級吏民能相安皆賜之六金馮亭垂涕不

見使者曰吾不處三不義也爲主守地不能死固不義一矣入之秦不聽主令不義二矣賣主地而食之不義三矣趙遂發兵取上黨廉頗將軍軍長平七年廉頗免而趙括代將秦人圍趙括趙括以軍降卒四十餘萬皆阬之王悔不聽趙豹之計故有長平之禍焉王還不聽秦秦圍邯鄲武垣令傅豹王容蘇射率燕衆反燕地趙以靈丘封楚相春申君八年平原君如楚請救還楚來救及魏公子無忌亦來救秦圍邯鄲乃解十年燕攻昌壯五月拔之趙將樂乘慶舍攻秦信梁軍破之太子歿而秦攻西周拔之徒父祺出

十一年城元氏縣上原武陽君鄭安平歿收其地十二年邯鄲屠燒十四年平原君趙勝歿十五年以尉文封相國廉頗爲信平君燕王令丞相栗腹約驩以五百金爲趙王酒還歸報燕王曰趙氏壯者皆歿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閒而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王曰吾以衆伐寡二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王曰吾卽以五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燕王大怒羣臣皆以爲可燕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鄆卿秦將而攻代廉頗爲趙將破殺栗腹虜卿秦樂閒十六年廉頗圍燕以樂

乘爲武襄君十七年假相大將武襄君攻燕圍其國十八年延陵鈞率師從相國信平君助魏攻燕秦拔我榆次三十七城十九年趙與燕易土以龍兌汾門臨樂與燕燕以葛武陽平舒與趙二十年秦王政初立秦拔我晉陽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廉頗將攻繁陽取之使樂乘代之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子偃立是爲悼襄王悼襄王元年大備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二年李牧將攻燕拔武遂方城秦召春平君因而留之泄鈞爲之謂文信侯曰春平君者趙王甚愛之而郎中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君入秦

秦必留之故相與謀而內之秦也今君留之是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君不如遣春平君而留平都春平君者言行信於王王必厚割趙而贖平都文信侯曰善因遣之城韓臯三年龐煖將攻燕禽其將劇辛四年龐煖將趙楚魏燕之銳師攻秦藁不拔移攻齊取饒安五年傅抵將居平邑慶舍將東陽河外師守河梁六年封長安君以饒魏與趙鄴九年趙攻燕取狸陽城兵未罷秦攻鄴拔之悼襄王卒子幽繆王遷立幽繆王遷元年城柏人二年秦攻武城扈輒率師救之軍敗死焉三年秦攻赤麗宜安李牧率師與戰肥

下却之封牧爲武安君四年秦攻番吾李牧與之戰却之五年代地大動自樂徐以西北至平陰臺屋牆垣大半壞地圻東西百三十步六年大饑民譌言曰趙爲號秦爲笑以爲不信視地之生毛七年秦人攻趙趙大將李牧將軍司馬尚將擊之李牧誅司馬尚免趙忽及齊將顏聚代之趙忽軍破顏聚亡去以王遷降八年十月邯鄲爲秦

太史公曰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嬖於悼襄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讒故誅其良將李牧用郭開豈不謬哉秦旣虜遷趙之亡大

史記卷第四十三
世家
夫共立嘉爲王王代六歲秦進兵破嘉遂滅趙以爲郡

史記卷第四十三

史記卷第四十四

魏世家十四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之伐紂而高封於畢於是爲畢姓其後絕封爲庶人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之十六年趙夙爲御畢萬爲右以伐霍耿魏滅之以耿封趙夙以魏封畢萬爲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矣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滿數其必有衆初畢萬卜事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

大焉其必蕃昌畢萬封十一年晉獻公卒四子爭更立晉亂而畢萬之世彌大從其國名爲魏氏生武子魏武子以魏諸子事晉公子重耳晉獻公之二十一年武子從重耳出亡十九年反重耳立爲晉文公而令魏武子襲魏氏之後封列爲大夫治於魏生悼子魏悼子徙治霍生魏絳魏絳事晉悼公悼公三年會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魏絳僂辱楊干悼公怒曰合諸侯以爲榮今辱吾弟將誅魏絳或說悼公悼公止卒任魏絳政使和戎翟戎翟親附悼公之十一年曰自吾用魏絳八年之中九合諸侯戎翟和子之力也

賜之樂三讓然後受之徙治安邑魏絳卒謚爲昭子注魏羸羸生魏獻子獻子事晉昭公昭公卒而六卿彊公室甲晉頃公之十二年韓宣子老魏獻子爲國政晉宗室祁氏羊舌氏相惡六卿誅之盡取其邑爲十縣六卿各令其子爲之大夫獻子與趙簡子中行文子范獻子竝爲晉卿其後十四歲而孔子相魯後四歲趙簡子以晉陽之亂也而與韓魏共攻范中行氏魏獻子生魏侈魏侈與趙鞅共攻范中行氏魏侈之孫曰魏桓子與韓康子趙襄子共伐滅知伯分其地桓子之孫曰文侯都魏文侯元年秦靈公之元年

也與韓武子趙桓子周威王同時六年城少梁十三年使子擊圍繁龐出其民十六年伐秦築臨晉元里十七年伐中山使子擊守之趙倉唐傅之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爲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躡然柰何其同之哉子擊不懌而去西攻秦至鄭而還築維陰合陽二十二年魏趙韓列爲諸侯二十四年秦伐我至陽狐二十五年子擊生子螢文

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李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疎不謀戚臣在關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

璜之家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爲之
李克曰魏成子爲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
所覩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
內以鄴爲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
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傳臣進屈
侯鮒臣何以負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
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而置相非成則
璜二子何如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
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
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爲相

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
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
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
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
對願卒爲弟子二十六年虢山崩壅河三十二年伐
鄭城酸棗敗秦于注三十五年齊伐取我襄陵三十
六年秦侵我陰晉三十八年伐秦敗我武下得其將
識是歲文侯卒子擊立是爲武侯魏武侯元年趙敬
侯初立公子朔爲亂不勝奔魏與魏襲邯鄲魏敗而
去二年城安邑王垣七年伐齊至桑丘九年翟敗我

于澮使吳起伐齊至靈丘齊威王初立十一年與韓
趙三分晉地滅其後十三年秦獻公縣櫟陽十五年
敗趙北蘭十六年伐楚取魯陽武侯卒子瑩立是爲
惠王惠王元年初武侯卒也子瑩與公中緩爭爲太
子公孫頎自宋入趙自趙入韓謂韓懿侯曰魏瑩與
公中緩爭爲太子君亦聞之乎今魏瑩得王錯挾上
黨固半國也因而除之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說
乃與趙成侯合軍并兵以伐魏戰于濁澤魏氏大敗
魏君圍趙謂韓曰除魏君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
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

不如兩分之魏分爲兩不彊於宋衛則我終無魏之
患矣趙不聽韓不說以其少卒夜去惠王之所以身
不死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
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二年魏敗韓
于馬陵敗趙于懷三年齊敗我觀五年與韓會宅陽
城武堵爲秦所敗六年伐取宋儀臺九年伐敗韓于
澮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痤取龐秦獻公卒子孝
公立十年伐取趙皮牢彗星見十二年星晝墜有聲
十四年與趙會鄆十五年魯衛宋鄭君來朝十六年
與秦孝公會社平侵宋黃池宋復取之十七年與秦

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圍趙邯鄲十八年拔邯鄲趙請
救于齊齊使田忌孫臏救趙敗魏桂林十九年諸侯
圍我襄陵築長城塞固陽二十年歸趙邯鄲與盟漳
水上二十一年與秦會彤趙成侯卒二十八年齊威
王卒中山君相魏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齊宣王
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
子申爲上將軍過外黃外黃徐子謂太子曰臣有百
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固願效之曰太
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爲王
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

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雖欲
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衆太子雖欲還
恐不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
子果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
軍遂大破三十一年秦趙齊共伐我秦將商君詐我
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之秦用商君東地至河
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以公子赫
爲太子三十三年秦孝公卒商君亡秦歸魏魏怒不
入三十五年與齊宣王會平阿南惠王數敗於軍旅
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梁惠

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
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辱
幸至弊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
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
利上下欲利國則危矣爲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
爲三十六年復與齊王會甄是歲惠王卒子襄王立
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爲王
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于雕陰圍我焦曲沃
予秦河西之地六年與秦會應秦取我汾陰皮氏焦
魏伐楚敗之陘山七年魏盡入上郡于秦秦降我蒲

陽八年秦歸我焦曲沃十二年楚敗我襄陵諸侯執
政與秦相張儀會齧桑十三年張儀相魏魏有女子
化爲丈夫秦取我曲沃平周十六年襄王卒子哀王
立張儀復歸秦哀王元年五國共攻秦不勝而去二年
齊敗我觀津五年秦使樗里子伐取我曲沃羸犀首
岸門六年秦求立公子政爲太子與秦會臨晉七年
攻齊與秦伐燕八年伐衛拔列城二衛君患之如耳
見衛君曰請罷魏兵免成陵君可乎衛君曰先生果
能孤請世世以衛事先生如耳見成陵君曰昔者魏
伐趙斷羊腸拔闕與約斬趙趙分而爲二所以不亡

史記 世家 卷四十四
者魏爲從主也今衛已迫亡將西請事於秦與其以秦驛衛不如以魏驛衛衛之德魏必終無窮成陵君曰諾如耳見魏王曰臣有謁於衛衛故周室之別也其稱小國多寶器今國迫於難而寶器不出者其心以爲攻衛驛衛不以王爲主故寶器雖出必不入於王也臣竊料之先言驛衛者必受衛者如耳出成陵君入以其言見魏王魏王聽其說罷其兵免成陵君終身不見九年與秦王會臨晉張儀魏章皆歸于魏魏相田需死楚害張儀犀首薛公楚相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

代曰然相者欲誰而君便之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爲君北必相之昭魚曰奈何對曰君其爲梁王代請說君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必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必右韓而左魏薛公相必右齊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便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代曰莫若太子之自相太子之自相是三人者皆以太子爲非常相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欲得丞相璽也以魏之疆而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莫若太

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告之太子果相魏十年張儀死十一年與秦武王會應十二年太子朝於秦秦來伐我皮氏未拔而解十四年秦來歸武王后十六年秦拔我蒲反陽晉封陵十七年與秦會臨晉秦予我蒲反十八年與秦伐楚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敗秦軍函谷二十三年秦復予我河外及封陵爲和哀王卒子昭王立昭王元年秦拔我襄城二年與秦戰我不利三年佐韓攻秦秦將白起敗我軍伊闕二十四萬六年予秦河東地方四百里芒卯以詐重七年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八年秦昭王爲西帝齊湣

王爲東帝月餘皆復稱王歸帝九年秦拔我新垣曲陽之城十年齊滅宋宋王死我溫十二年與秦趙韓葵共伐齊敗之濟西湣王出亡燕獨入臨菑與秦王會西周十三年秦拔我安城兵到大梁去十八年秦拔郢楚王徙陳十九年昭王卒子安釐王立安釐王元年秦拔我兩城二年又拔我二城軍大梁下韓來救予秦溫以和三年秦拔我四城斬首四萬四年秦破我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我將芒卯魏將段干子請予秦南陽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璽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使欲璽者制地魏

氏地不盡則不知已且夫以地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王獨不見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矣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九年秦拔我懷十年秦太子外質於魏死十一年秦拔我鄴丘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始孰彊對曰不如始彊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卯孰賢對曰不如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率彊韓魏以攻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

皆曰甚然中旗馮琴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當晉六卿之時知氏最彊滅范中行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堪者三版知伯行水魏栢子御韓康子爲參乘知伯曰吾始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栢子肘韓康子韓康子履魏栢子肘足接於車上而知氏地分身死國亡爲天下笑今秦兵雖彊不能過知氏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也願王之必勿易也於是秦王恐齊楚相約而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

史記 世家 卷四十四
相望也而秦救不至魏人有唐睢者年九十餘矣謂
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王令兵先臣出魏王再拜遂
約車而遣之唐睢到入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
遠至此甚苦矣夫魏之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
已唐睢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發者臣竊以
爲用策之臣無任矣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然所以西
面而事秦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秦之彊足以
爲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合於魏郊矣而秦救不發亦
將賴其未急也使之太急彼且割地而約從王尚何
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是失一東藩之魏而彊二敵

之齊楚則王何利焉於是秦昭王遽爲發兵救魏魏
氏復定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
里之地魏王口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因上屋騎
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
死趙不予王地則王將奈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
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
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彊秦亦將襲趙
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魏王以秦
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曰秦
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

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讎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羣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爲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彊秦之親。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

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彊趙。是復闕與之事。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金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爲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蔡。左召陵。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邢丘。城埭津。以臨河內。河內其汲必危。有鄭地得垣雍。決熒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陽昆

陽與武陽鄰。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亾之。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國無害已。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闡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以至于今。秦七攻魏。五入囿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監。所亾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况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闡之。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

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撓之以講。識亡不聽。投質於趙。請爲天下。鴈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亾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彊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甯。使道安城。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

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爲臣不久矣。二十年秦圍邯鄲。信陵君無忌矯奪將軍晉鄙兵以救趙。趙得全無忌。因留趙二十六年。秦昭王卒。三十年無忌歸魏。率五國兵攻秦。敗之。河內走蒙。驚魏太子增。質於秦。秦怒欲囚魏太子增。或爲增謂秦王曰。公孫喜固謂魏相曰。請以魏疾擊秦。秦王怒必囚增。魏王又怒擊秦。秦必傷今王。囚增是喜之計中也。故不若貴增而合魏以疑之。於齊韓秦乃止。增三十一年。秦王政初立。三十四年。

安釐王卒。太子增立。是爲景湣王。信陵君無忌卒。景湣王元年。秦拔我二十城。以爲秦東郡。二年。秦拔我朝歌。衛徙野王。三年。秦拔我汲。五年。秦拔我垣。蒲陽。衍十五年。景湣王卒。子王假立。王假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三年。秦灌大梁。虜王假。遂滅魏。以爲郡縣。

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亾。余以爲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史記卷第四十四





